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子
部
·
容
斋
随
笔

(七)

李 夔 瑶 主 编

目摇摇录

容斋三笔卷五·····	员
孔子正名·····	员
永兴天书·····	猿
王哀嵇绍·····	缘
张策传·····	远
绯紫假服·····	愿
枢密名称更易·····	苑
过称官品·····	苑
仁宗立嗣·····	猿
东坡慕乐天·····	缘
缚鸡行·····	苑
油污衣诗·····	愿
北虏诛宗王·····	怨
何韩同姓·····	园
容斋三笔卷六·····	园
蕨萁养人·····	园
贤士隐居者·····	园
张籍陈无己诗·····	苑
杜诗误字·····	怨
东坡诗用老字·····	猿
杜诗命意·····	猿
择福莫若重·····	猿

用人文字之失	獯
李卫公辋川图跋	獯
白公夜闻歌者	漚
琵琶亭诗	漚
韩苏文章譬喻	源
唐昭宗赠谏臣官	源
容斋三笔卷七	源
执政辞转官	源
宗室补官	源
孙宣公谏封禅等	缘
代宗崇尚释氏	缘
光武苻坚	缘
周武帝宣帝	缘
唐观察使	远
五代滥刑	远
太一推算	远
赵丞相除拜	远
容斋三笔卷八	远
徽宗荐严疏文	远
忠宣公谢表	远
四六名对	苑
吾家四六	苑
唐贤启状	愿
容斋三笔卷九	愿
枢密两长官	愿
赦放债负	愿

冯道王溥	怨
周玄豹相	怨
老人该恩官封	怨
学士中丞	怨
汉高祖父母姓名	怨
君臣事迹屏风	怨
射佃逃田	怨
周世宗好杀	怨
孟字义训	怨
向巨原诗	怨
叶晦叔诗	怨
容斋三笔卷十	怨
词学科目	怨
朱梁轻赋	怨
坎离阴阳	怨
前执政为尚书	怨
鄂州兴唐寺钟	怨
祢衡轻曹操	怨
禁中文书	怨
老子之言	怨
孔丛子	怨
《小星》诗	怨
桃源行	怨
辰巳之巳	怨
容斋三笔卷十一	怨
碑志不书名	怨

汉文帝不用兵·····	员源
帝王讳名·····	员远
家讳中字·····	员愿
宫室土木·····	员怨
岁月日风雷雄雌·····	员圆
东坡三诗·····	员源
符读书城南·····	员缘
致仕官上寿·····	员远
镇星为福·····	员苑
东坡引用史传·····	员愿

容斋三笔卷五

孔子正名

子路曰：“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”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子路曰：“子之迂也！奚其正？”夫子责数之以为“野”。盖是时夫子在卫，当辄为君之际，留连最久，以其拒父而窃位，故欲正之，此意明白。然子欲适晋，闻其杀鸣犊，临河而还，谓其无罪而杀士也。里名胜母，曾子不入，邑称朝歌，墨子回车，邑里之名不善，两贤去之，安有命世圣人，而肯居无父之国，事不孝之君哉？是可知已！夫子所过者化，不令而行，不言而信，卫辄待以为政，当非下愚而不移者。苟其用我，必将导之以天理，而趣反其真，所谖命驾虚左而迎其父不难也。则其有补于名义，岂不大哉！为是故不忍亟去以须之。既不吾用，于是慨然反鲁。则辄之冥顽悖乱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矣！子路曾不能详味圣言，执迷不悟，竟于身死其难。惜哉！

【译文】

子路对孔子说：“卫出公辄等着您去治理国政，您准备首先干什么事情？”孔子说道：“那一定是纠正名分上的不当吧！”子路说：“您竟迂腐到如此地步！这有什么要纠正的？”孔夫子责备数落子路认为他太“卤莽”。因为当时孔夫子在卫国，正值卫出公辄为国君之时，在卫国停留最久，因为辄抗拒他的父亲蒯聩回国而窃取王位，所以孔夫子想纠正这种名分不当的现象，这里的意思是很明白的。但是孔子想到晋国去，听说晋国的赵简子杀死了奚鸣犊，到了黄河边

就返回来了，认为晋国杀死了无罪的贤大夫。里巷名叫胜母，曾参拒不进入，城邑名叫朝歌，墨翟把车赶回来了，因为城邑里巷的名称不合适，两位贤人都离开不进入，怎么会有闻名于世的圣人，竟肯居住在不接纳父亲的国家，事奉不孝的国君呢？这是可以知道的了！孔夫子所经过的地方受到了感化，不用命令就可以施行，不用言语就可以得到信任，卫出公辄等待孔子执政，应该不是特别愚蠢而不可改变的人。假如卫出公辄用我的话，我必将用天理启发他，促使反归本真，就是所谓命人驾车空着左边的位置前往迎接他父亲并不是难事。这样就可以使他在名义上得到补救，岂不最了不起的正名分吗！为此所以不忍心急切离去而有所等待。既然不用我，于是慨然离开卫国返回鲁国。而卫出公辄的愚昧无知狂悖忤逆，就无法逃脱天地之间的惩罚！子路曾经不能详细体会圣人的话，执迷不悟，竟然在卫出公之难中殉难。可惜呀！

永兴天书

大中祥符天书之事，起于佞臣，固无足言。而寇莱公在永兴军，信朱能之诈，亦为此举，以得召入，再登相位，驯致雷州之祸，凤德之衰，实为可惜！而《天禧实录》所载云：“周怀政与妖人朱能辈伪造灵命，冀图龙恩，且日进药饵。宰相王钦若屡言其妄，复密陈规谏。怀政惧得罪，因共诬譖，言：‘捕获道士谯文易，蓄禁书，有神术，钦若素识之。’故罢相也。”朱能之事，钦若欲以沮寇公之入则有之，谓其陈规谏，当大不然。倘非出于寇，则钦若已攘臂其间矣。《实录》盖钦若提举日所进，是以溢美，岂能弭后人公议哉！

【译文】

大中祥符年间，所谓上天下诏书的事，发起于用花言巧语谄媚的臣子，本来不足以称道。而寇莱公（寇准）在永兴军，听信朱能的欺骗，也参与了此事，因此得以被召入京师，再次登上宰相的位置，逐渐导致了他被贬雷州的灾祸，德行盛名被败坏，实在是可惜！而《天禧实录》记载说：“周怀政与妖人朱能之流伪造了这个灵命，希图得到皇帝的恩宠，并且每天向皇上进献药物。宰相王钦若屡次向皇上进言说他们的荒谬，又秘密陈述自己的劝诫。周怀政怕因此获罪，因而和朱能共同诬陷他，说：‘捕获道士谯文易，蓄藏禁书，有神奇法术，王钦若素来就认识他。’因此王钦若被罢去相位。”朱能的事，王钦若想借此阻止寇准入相则是有的，说他向皇上陈述劝诫，就大大不是这样了。倘或不是出于寇准的原因，那么王钦若就奋力参予其中了。《天禧实

录》是王钦若任实录院提举时进呈的，因此美化他，又怎么能消除后人公正的议论呢！

王裒嵇绍

舜之罪也殛鯀，其举也兴禹。鯀之罪足以死，舜徇天下之公议以诛之，故禹不敢怨，而终治水之功，以盖父之恶。魏王裒、嵇绍，其父死于非命。裒之父仪，犹以为司马昭安东司马之故，因语言受害，裒为之终身不西向而坐。绍之父康以魏臣，钟会谮之于昭，昭方谋篡魏，阴忌之，以故而及诛。绍乃仕于晋武之世，至为惠帝尽节而死。绍之事亲，视王裒远矣！温公《通鉴》，犹取其荡阴之患，盖不足道也。

【译文】

舜的罪过是杀死鯀，他的举动又兴起了禹的事业。鯀的罪过足以构成死罪，舜依从天下的公议杀死鯀，所以禹不敢怨恨，禹完成了治水的大功，掩盖了他父亲的罪恶。曹魏的王裒、嵇绍，他们的父亲都死于非命。王裒的父亲王仪，就因为做了司马昭的安东司马的缘故，因为说话而遭到杀害，王裒因此终身不做官。嵇绍的父亲嵇康因为是魏的臣子，钟会进谗言于司马昭，司马昭当时正谋划篡夺魏，暗地里忌恨他，因此借故而被杀害。嵇绍却在晋武帝的时候做了官，甚至为晋惠帝尽到臣子的节操而死。嵇绍侍奉他父亲，比王裒差远了！司马光作《资治通鉴》时，只采用了嵇绍战死汤阴的忠节，是不足称道的。

张□传

张忠定公詠，为一代伟人，而治蜀之绩尤为超卓，然《实录》所载，了不及之，但云“出知益州，就加兵部郎中，入为户部。后马知节自益徙延，难其代。朝廷以詠前在蜀，寇攘之后，安集有劳，为政明肃，远民便之，故特命再任”而已。国史本传略同，而增书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。皆诋其知陈州营产业，且与周渭、梁鼎辈五人同传，殊失之也。韩魏公作公神道碑云：“公以魁奇豪杰之才，逢时自奋，智略神出，勋业赫赫，震暴当世，诚一世伟人。”道州所刻贴，有公与潭牧书一纸，王荆公跋其后云：“忠定公歿久矣，而士大夫至今称之，岂不以刚毅正直有劳于世若公者少欤？”文潞公云：“予尝守蜀，睹忠定之像，遗爱在民，钦服已甚。”黄诰云：“公风烈如此，而不至于宰相，然有忠定之才，而无宰相之位，于公何损？有宰相之位，而无忠定之才，于宰相何益？公虽老死，安肯以此易彼哉！”观四人之言，史氏发潜德之幽光，为有负矣。

【译文】

张忠定公张詠，是一代伟大人物，而他治理蜀地的政绩尤其卓越。但《实录》所记载的，完全没有涉及到他的事迹，只是说：“由京师外迁任益州知州，随即加官兵部郎中，入朝为户部使。后来马知节从益州调往延州，很难找到接替马知节的人。朝廷认为张詠以前曾在蜀地任职，贼寇侵犯之后，安顿招集百姓有功劳，为政清平，边民很安适，所以特别命令他再次出任”罢了。国史张詠本传和《实录》所记载的大致相同，而增写了促使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。

两书都诋毁任住陈州知州时经营私产，并且把他和周渭、梁鼎之流五人列同传，是极大的失误。韩魏公（韩琦）在作张詠神道碑时说：“张公以杰出的才能，遇着时机自我发奋，智惠谋略神奇莫测，功业显赫，震惊当代，真是一代伟大人物。”道州所刻函帖，有张詠写给潭牧的一封信，王荆公（王安石）题跋其后说：“张忠定公已经去世很久了，而士大夫至今都称赞他，岂不是因为像他这样刚毅正真而又有功劳于世的人太少了吗？”文潞公（文彦博）说：“我曾经出守过蜀地，目睹过张忠定公的像，遗留下来的仁爱还在民间，非常钦佩。”黄诰说：“张公教化与功业如此显赫，而没有宰相的官位，但是有张忠定公的才能，而没有宰相的地位，对张公来说又有什么损失呢？如果有宰相的地位，而没有像张忠定公那样的才能，对宰相官位来说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张公虽然老死乡里，又怎肯用才能来换取相位呀！”纵观这四人的言论，编写历史的人对史家能发扬不为人知的美德的幽深的标准光辉，是有所违背的。

绯紫假服

唐宣宗重惜服章，牛丛自司勋员外郎为睦州刺史，上赐给紫，丛既谢，前言曰：“臣所服绯，刺史所借也。”上遽曰：“且赐绯。”然则唐制借服色得于君前服之。国朝之制，到阙则不许。乾道二年，予以起居舍人侍立，见浙西提刑姚宪人对，紫袍金鱼。既退，一阊门吏踵其后嗫嚅。后两日，宪辞归平江，乃绯袍。予疑焉，以问知阊曾觐曰：“闻临安守与本路监司皆许服所借，而宪昨紫今绯，何也？”觐曰：“监司惟置局在辇下则许服，漕臣是也；若外郡则否。前日姚误紫，而谒不告，已申其罚，且备牒使知之，故今日只本色以入。”姚盖失于审也，然考功格令既不颁于外，亦自难晓。文惠公知徽州日，借紫，及除江东提举常平，告身不借。予闻尝借者当如旧，与郎官薛良朋言之，于是给公据改借。后于江西见转运判官张坚衣绯，张尝知泉州，紫袍矣。予举前说，张欣然即以申考功，已而部符下不许，扣其故，曰：“唯知州借紫而就除本路，虽运判、提举皆得如初，若他路则不可。”竟不知法如何该说也。若曾因知州府借紫，而后知军州，其服亦借，不以本路他路也。近吴镒以知郴州，除提举湖南茶盐，遂仍借紫，正用前比云。

【译文】

唐宣宗很重视珍惜按身份等级不同所规定的服饰制度，牛丛自司勋员外郎外迁为睦州刺史时，皇上赐给他一套紫服，牛丛已经谢过皇上了，又上前对皇上说：“臣所穿的红色的朝服，是因为要任刺史又经特许所穿的。”皇上急忙说：“姑且赐给你红色朝服。”那么按照唐代服饰制度，经

特许所穿的服色可以在皇上面前穿，本朝的服制，所借服色到朝廷上是不许穿的。乾道二年，我以起居舍人侍立在皇上身边，看见浙西路提点刑狱姚宪入朝问对，穿紫袍佩带金鱼袋。退朝之后，一阍门吏跟着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。过了两天，姚宪辞别皇上回归平江却穿着红色朝服。我产生了疑问，就问知阍门曾觌说：“听说临安知府和本路转运使都允许穿所特许的朝服，而姚宪昨天穿紫袍今天穿红袍，是什么原因呢？”曾觌回答说：“转运司只有在京都设置机构才允许穿经特许的服色，这就是漕臣，如果在外郡就不能穿。前天姚宪误穿紫服，而引见臣下的谒吏没有告诉他，已经宣布了对他的处罚，而且，通过公文通知了他，所以今天姚宪只穿他本来应着的服色入朝。”姚宪大概有失于审慎，然而考察官吏功过的标准既然不对外颁布，自然也难以知晓。文惠公（洪适）任徽州知州时，特许穿紫色官服，到了任命他为江西路提举常平官时，只授给任命告身而不许借服色。我听说曾经借服色的人应该照旧，我与郎官薛良朋谈过这件事，于是给他凭据改借。后来我在江西路看见转运判官张坚穿着红袍，张坚曾经做过泉州知州，那时他穿的是紫袍，我与他列举前面的说法，张坚欣然同意立即向考功郎中申明，不久吏部下文不予批准，推究其原因，说：“只有知州可以借紫服。而在本路任官，虽然是转运判官、提举官都得和以前一样，如果任命为其他路官员就不可了。”这样竟然不知道有关规定应该如何解释了。如果曾经因为知州、知府借紫服，而后知军、州时，服色也可以借，而且不论本路他路。近来吴镒以郴州知州又任提举湖南茶盐，于是仍然可以借紫服，正是按照前面的旧例说的。

枢密名称更易

国朝枢密之名，其长为使，则其贰为副使；其长为知院，则其贰为同知院。如柴禹锡知院，向敏中同知，及曹彬为使，则敏中改副使。王继英知院，王旦同知，继冯拯、陈尧叟亦同知，及继英为使，拯、尧叟乃改签书院事，而恩例同副使。王钦若、陈尧叟知院，马知节签书，及王、陈为使，知节迁副使，其后知节知院，则任中正、周起同知。惟熙宁初，文彦博、吕公弼已为使，陈升之过阙，留，王安石以升之曾再入枢府，遂除知院。知院与使并置，非故事也，安石之意以沮彦博耳。绍兴以来，唯韩世忠、张俊为使，岳飞为副使。此后除使固多，而其贰只为同知，亦非故事也。又使班视宰相，而乾道职制杂压，令副使反在同知院之下，尤为未然。

【译文】

我朝枢密的名称，其长官是枢密使，其副职就是枢密副使；长官为知枢密院事，副职就是同知枢密院事。如柴禹锡任枢密院知院，向敏中任同知，到曹彬为枢密使时，向敏中就改为枢密副使。王继英为知院时，王旦为同知，继而冯拯、陈尧叟也为同知，到王继英为枢密使时，冯拯、陈尧叟就改为签书院事，而恩享待遇和枢密副使相同。王钦若、陈尧叟知院，马知节任签书院事，到了王钦若、陈尧叟为枢密使时，马知节改为枢密副使，其后马知节做知院，任中正、周起就任同知院。只有熙宁初年，文彦博、吕公弼已经为枢密使，而陈升之过京师，留下，王安石因为陈升之曾经再次进入枢密院，于是任命陈为知院。知院和枢密使同时设置，

并不是旧制，王安石的用意是阻挠文彦博。绍兴以来，只有韩世忠、张俊为枢密使，岳飞为枢密副使。从此以后任命为枢密使的固然很多，而其副职只有同知，这也不是旧制。另外枢密使在朝班的位次视同宰相，而乾道时期职官制度杂乱重叠，使得枢密副使反而在同知院之下，更是没有过的。

过称官品

士大夫僭妄相尊，日以益甚。予向昔所记文官学士、武官大夫之谚，今又不然。天圣职制：内外文武官不得容人过称官品，诸节度、观察，虽检校官未至太傅者许称太傅；防御使至横行使，许称太保；诸司使许称司徒；幕职官等称本官；录事参军称都曹；县令称长官；判司、簿、尉许称评事。其太傅、太保、司徒皆一时本等检校所带之官也。自后法令不复有此一项，以是其风愈炽，不容整革矣。

【译文】

士大夫超越本分妄自相尊、日益严重。我过去所写的文官学士、武官大夫的谚语，今天又不一样了。仁宗天圣年间关于职官的制度是：内外文武官员不得容许别人超越等级称呼官品，诸如节度使、观察使，虽然检校官未到太傅的人，允许称为太傅；防御使到横行使，允许称为太保；诸司使允许称为司徒；地方军政大吏幕府中的官员称呼等同于本官；录事参军称都曹；县令称长官；判司、簿、尉允许称评事。其中太傅、太保、司徒都是一时本等级检校官员所带的官职。自此以后法令不再有此一项制度。所以过称官品的风气愈来愈盛，不能整改了。